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十九　　存齋雜纂之八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

韋蘇州集十卷拾遺一卷　明弘治刊本

唐蘇州刺史韋應物撰

韋蘇州唐史不載其行事林寶姓纂云周逍遙公敻之後左僕射扶陽公待價生司門郎中令儀令儀生鑾鑾生應物應物生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慶復李肇國史補云爲性高潔鮮

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韵詳其集中詩天寶時扈從遊幸疑爲三衞永泰中任洛陽丞京兆府功曹大曆十四年自鄠縣令制除櫟陽令以疾辭歸善福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資除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改制江州追赴闕改左司郎中貞元初又歷蘇州罷守寓居永定精舍其後事迹無尋無所見肇又云開元以後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甯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史獨孤常州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以集中事

及時人所稱考其仕宦本末得非遂止於蘇郡

象白居易蘇州答劉禹錫詩云敢有文章替左

司左司蓋謂應物也官稱亦止此有集十卷而

綴敘猥并非舊次矣今取諸本校定仍所部居

去其雜廁分十五總類合五百七十一篇題曰

韋蘇州集舊或云古風集別號澧上西齋吟稿者又數卷可以繕寫嘉

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原王欽臣記

韋刺史傳 宋沈明遠作喆補撰

韋蘇州集十卷 明覆宋乾道刊本

唐韋應物撰

王欽臣序

沈作喆補傳

毘陵集二十卷 舊抄本

唐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

賜紫金魚袋獨孤及撰

李舟序

梁肅後序

無名氏手跋曰唐獨孤公毘陵集二十卷祕藏

天府世罕其傳是本為吳文定公在東閣時抄

出以藏於家者也其孫經 府君與貞山給事

爲內兄弟給事適得假歸命傭書者錄之惜乎
訛舛難讀知余嗜古書來請校一過余且校且
錄積四旬有二日訖事噫余之用心亦勤矣安
能吾子若孫同余之嗜好而寶之也

蕭茂挺文集一卷　舊抄本

唐蕭穎士撰

李華序

李遐叔文集不分卷　舊抄本

唐李華撰　附梁肅送序祭文顧況祭文

獨孤及序

華陽集三卷附顧非熊詩　舊抄本

唐顧況撰

唐陸宣公集二十二卷　元至大刊本

唐陸贄撰

權德輿序

蘇軾進奏議劄子

淳熙講筵劄子

唐內相陸宣公實鍾檇李扶輿清淑之氣平生所志不負天子不負所學雖遭遇德宗時形克展布所蘊然忠誠懇惻訓辭深雅崎嶇奉天實

賁翼賛今其代言奏對家傳人誦自漢賈誼董仲舒諸賢皆莫之能擬此中朝達治體蹟顯仕者往往祖述以為一代典章信如宣公之文鑿鑿可見之日用非徒託之空言也今其宅里某水某丘已難髣髴獨仁義百篇炳如丹青讀其書尚友其人至今生氣凜凜郡學舊有奏議制誥凡二十二卷歷歲幾二百亥豕魯魚弗便觀覽盱眙子中王公來守是邦一廉自律三年政成提綱學校備殫乃心拘徵逋租增鑄祭器暨繪從祀惠至渥也復念此書字畫漫外特甚乃

以推官胡公德修家藏善本詳加讎正重新刊梓以幸多士繼自今使宣公之文復大行于世其于鄉泮亦與有榮焉敬書卷末以識歲月云

至大辛亥季秋嘉興郡博士厲一鶚拜手書

至大 亥秋教官厲心齋奉總管王公子中命重新繡梓詳加校訂任其責者學正四明陳沆學錄毗陵蔣騰孫路掾廬陵易偉也監督直學張天祐馬天麒學吏程泰孫施去非

案此元嘉興路學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七字卷中有朱文石氏朱文方印華亭朱氏白文

方印芷齋圖籍朱文方印三問草堂朱文方印
香圃所藏白文方印忠宣第三十七世孫朱文
方印張載華印朱文方印佩兼朱文方印

唐宣公制誥十卷奏草七卷奏議七卷 明仿宋本

唐陸贄撰

權德輿序

蘇軾進奏議劄子

唐陸宣公集二十二卷 明正德刊本

唐陸贄撰

權德輿序

蘇軾進奏議劄子

淳熙講筵劄子

權載之文集五十卷 舊抄本

唐權德輿撰

楊嗣復序

昌黎先生集殘本十卷 北宋刊本 張敦仁舊藏

唐韓愈撰門人李漢編

李漢序

案百宋一廛賦注云殘本小字昌黎集每半頁

十一行行二十字所存卷一至十字畫方勁而

未有注當是北宋槧本者即此本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集傳一卷遺文一卷 宋麻沙刊本 周九松舊藏

唐韓愈撰 晦庵先生考異留耕王先生音釋

朱子序

郡齋近刊朱文公校定昌黎集附以考異而音辨則舊所刻也初讀者未免求之音辨質諸校本旣字不盡同且音訛字多缺此書有集注有補注有辨證有全解音通句釋引物連類雖若加詳而於本文間亦牴牾余頗病之今悉從校

本更定音訓因旁摭諸家注解勘本文用事者校覈而記其凡有未備則訪諸士友博極此書者併記之意其間缺逸尚多也昔黃太史有云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蓋謂必盡所云而後可讀二文公之書遂不自料附所當記錄於逐卷之左而空其下方以待來者續釋贊史相繼續於音釋或有補云寶慶三年季夏既望承議郎特添差通判南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王伯大謹書

案此宋刊宋印本每葉十六行每行二十三字

大黑口卷中有周頁金印朱文方印毘陵周氏
九松迂叟藏書記朱文長印此書明覆本甚多
行欵皆同此則宋刊本也

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集傳一卷
明東雅堂刊本

唐韓愈撰

李漢序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集傳一卷
遺文一卷　明正統刊本

唐韓愈撰　晦菴朱先生考異留耕王先生音釋

朱子序

王伯大序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二十卷外集五卷集傳一卷遺文一卷　明成化刊本

唐韓愈撰

朱子序

王伯大序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集傳一卷遺文一卷　吳兔牀臨黃山谷吳履齋批點本

唐韓愈撰　門人李漢編集

朱子序 慶元丁巳
朱吾弼序 萬歷三十三年
吳氏手跋曰秀水王元啟讀韓記疑云明新安
朱崇沐刊是書脫多因其行世最廣故特據此
詳校俾讀者攷焉據王說是此本誠未爲善本
暇日當以王記覆校之

韓集舉正四卷 鈔本

宋方崧卿撰

右昌黎先生集四十卷目錄一卷外集一卷附
錄五卷增攷年譜一卷崧卿試郡嶺麓閒日居

多謀其餘力獲從事於斯嘗念韓氏舊集世已罕傳歲月既久則散逸殆近摭拾其僅存者稽而正之以還舊觀亦討古之一助也第惟淺識謏聞管窺自信源流不白何以傳諸人因復攷其異同記其譌舛之目爲舉正十卷使人開卷知所自擇而韓氏義例亦粗見於綱領中噫一代文宗膾炙人口相傳以熟莫覺其譌陋學苦心僻識者補其遺謬淳熙己酉二月朔日諸陽方崧卿書

河東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龍城錄二卷集傳

一卷新舊附錄五卷　明郭雲鵬刊本

唐柳宗元撰

劉禹錫序

踣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德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寔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崒然耸出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嘗病柳不全見於世出

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
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
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
加注竄遍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賚韓
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
已踰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
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
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
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
真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迹蓋往昔

之藏書也後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刪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上嗚呼天厚予嗇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不誣也哉也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已天聖元年秋九月河南穆修伯長序

沈晦四明新本後序　政和五年

李褫柳州舊本後序　紹興四年

李石題後

韓醕記後 淳熙丁酉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年譜一卷別集二卷外集二卷附錄一卷 宋刊本 述古堂舊藏

唐柳宗元撰宋南城先生童宗說註釋新安先生張敦頤音辯雲間先生潘緯音義

劉禹錫序

余讀韓柳文常思古人奇字齟齬吾目且梲吾喙也開卷必與篇韵俱檢閱反切終日不能通一紙偶得二書釋音如獲指南猶恨字畫差小

不使老眼至潛山郡齋屬廣文是正將大其刻以傳學者一廣文攜音訓數帙示余曰吕黎次有江山祝充音義既反切雜字又注其所從出亡以復加惟了厚集諸家音義不稱是白說規模祝充撰柳氏釋音數月書成余寬濫觴權輿是書者序引其意詎敢以語言不工爲解且小學不與六書因詔學者不日簡牘間頗有不分點畫不辨偏傍任私意失本原離以字學名世者未免斯獘若虞永興不知姓顔平原不知名況下二子者耶甚者以弄璋爲麞伏臘爲獵金

根爲銀至於古文奇字能不失句讀辨重輕清濁者幾何人哉惟柳州內外集凡三十三通莫不貫穿經史轇轕傳記諸子百家度初傳官之言古文奇字比韓文不啻倍蓰非博學多識前言者未易訓釋也廣文中乙丑年甲科恬於進取尙淹選調生平用心於內不求諸外遂能會粹所長成一家言將與柳文並行不朽無疑矣非刻意是書者未必知論著之不易也廣文諱𥡴字仲寶雲間人姓潘氏乾道三年十二月吳郡陸之淵書

案此宋刊宋印本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卷中有花笑廎藏宋文長印劉燊所藏宋文長印順琴山館珍藏朱文方印劉燊字疏雨烏程人見南潯志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述古堂影宋本

唐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贈兵部尚書劉禹錫撰

案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格闌有述古堂三字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舊抄本

唐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贈兵

部尚書劉禹錫撰

黎民表刻版序　萬歷二年

劉賓客外集十卷　明抄本　項墨林舊藏

唐劉禹錫撰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　明刊本　汲古閣舊藏

唐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贈兵

部尚書劉禹錫撰　板心題中山集

黎民表序

呂和叔文集十卷　舊抄本

唐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

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溫撰　後附柳宗元誄

劉禹錫序

呂和叔文集十卷　影寫宋刋本　馮巳蒼校

唐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

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溫撰　後附柳宗元誄

劉禹錫序

馮氏手跋曰右呂衡州集十卷甲子歲從錢牧

齋借得前五卷戊辰歲從郡中買得後三卷俱

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均之缺如因棄置久之越

三年辛未友人姚君章始爲余錄之因取英華

文粹所載者照目寫入以俟他年得完本校定

正月盡日識孱守居士

又曰凡行間所注某作某俱愚所校此本則一

照宋本抄寫第二卷間秖以下十五首宋本所

無案陳解元棚本增入

張司業集不分卷 舊抄本

唐張籍撰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洎編輯

唐李文公集十八卷 明成化刊本

唐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李翱字習

之撰

何宜序成化乙未

歐陽行周集十卷舊抄本　何義門校本

唐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晉江歐陽詹字行周撰

李貽孫序

何氏手跋曰康熙己丑重陽前一日從內弟吳崇臣借得所收葉文莊公家本抄手校改政數處葉本與此亦互有得失俟訪得宋雕及他藏書家善本當再校之行周文尚當爲李元賓之亞然其諸序固未滅梁補缺特不宜於多爾昆

湖舟中義門焯記
顧氏手跋曰何校葉抄多雜糅而何自下已意
語多不確即如第五卷韓城西尉廳云列縣出
於千乃文集最妙處文苑英華八百六文粹七
十三於千上多五字皆大誤舊唐志貞觀十三
年定簿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新唐志開元二十
八年戶部帳縣千五百七十三行周此記作於
貞元十五年已非復貞觀開元之盛其缺不得
反有五千縣之多甚明矣宜據集刪苑粹衍字
而義門反以添集何耶姑舉一條用貽後之覽

斯者貴乎心知其意若尋行數墨恐縱遇善本仍有必不得之病也元和顧千里澗蘋識

歐陽行周文集十卷明刊本

唐歐陽詹字行周撰

李貽孫序

孟東野詩集十卷毛氏影寫宋刊本

唐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撰

東野詩世傳汴吳鏤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別本五卷三百四

十篇蜀人蹇濬用退之贈郊句纂咸池集二卷一百八十篇自餘不爲編帙雜錄之家家自異今總括遺逸擿去重複若體製類者得五百一十一篇歧別樂府感興詠懷游適居處行役紀贈懷寄酬答送別詠物雜題哀傷聯句十四種又以贊書二系于後合十卷嗣有所得當次第益諸十聯句見昌黎集章章於時此不著云集賢校理常山宋敏求題

案此毛氏影宋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刻工姓名及字數卷中有宋本朱文腰圓

印用字朱文圓印毛晉私印朱文方方印子晉朱文方印毛扆之印朱文方印斧季朱文方印虞山毛晉朱文方印汲古得修綆朱文長印子晉書印朱文方印宋序後有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一行

孟東野詩集十卷附聯句 明嘉靖刊本

唐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武康孟郊著

武康代產文士惟沈約孟東野詩以名家余謂永明接江左舊耳元和集三變大成焉步武不

出江南東野交游北方名士二家詩體固應是抑德以形言言以驗德而止以詩觀詩何哉晉陶淵明詩爲晉宋大家數然宋永初以後每有著述不繫紀年而書甲子發乎情根諸性也約仕宋仕齊宋元之末採西郵窓忩詔書出懷中夙備無遺斂然則平時用工覓句豈其性情哉視行險徼曲泊無宦情奪俸不恤一寒到死不隨逐酒壚餅肆關媚睢人者其言德定何如也今保有孟保井有孟井人亡物改竹幽水深過之清風爽然使人脫洒於世味之外余始來爲

令急符縮卒晝夜至余懼夫言政而不及化僕
賢訪古與邑之士相與論文則趣尚風流有哲
學如正曜者因與其評其詩用宋公敏求本鋟
諸梓且併論沈孟言德大概使尚友觀焉景定
壬戌天台國材成德序

秦禾序 嘉靖丙辰

長江集十卷 陸敕先校宋本

唐司戸參軍賈島浪仙撰

唐宣宗賜賈島墨敕

右大中墨敕九十四字舊刻石祠堂中唐書作

傳云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遷司戶參軍墓誌亦記罹飛謗解褐責授長江簿會昌癸亥終於普州官舍蘇絳當時人誌必不差撫言載武宗時謫去尤非也然則大中恐是大和字今不敢輒改以俟知者辨之

王莛謹跋

後序曰浪軒以詩鳴世傑出於貞元元和文章極盛之後孟郊死爲之不已其詩與郊分鑣並驅峭直刻深躡燕客思春愁秋怨讀之令人愛其工憐其志如聽燕趙之悲歌蛾眉之曼聲秦

楚之哭荆山之泣也大抵士之不遇阨窮羅謗鬱鬱頓挫身可擯而志不可奪勢可壓而氣不可屈及其發也有至於怒髮裂眥而不可掩者故行吟澤畔仰天嗚嗚欲其爲和鸞佩旗之音不可得也予每讀二子之詩而悲之又嘗見韓吏部所贈之篇極道其饕涵滂葩低昂舒慘引而發之將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譬之鴻鵠羽翼旣成必假天風始致千里東野與吏部聯句之作間見層出物迎縷解欲罷不能入無異論淚仙攜新文詣韓公途中云袖有新詩成欲見張

韓老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安得西北風身願變蓬草然則士有未効之用身在無譽之間非附青雲之士何以成名哉二子所以拳拳於韓門而不去韓公亦以樂得天下英材與之周旋而不倦也此又不可不知也湜仙范陽人數千里貶官佐邑於此遷普州司倉參軍以卒猶用其平生詩曰長江集蓋仲卿之志在於桐鄉意其千秋百世之後精爽靈游長在乎明月之山凡水之湄也邑有祠堂典刑依然前主簿幽游君虞臣好古攻書採他山之石爲十五碑盡

書其三百七十九篇未訖工而去予倦游就養
子舍適縣尹嘉祥衞君京督成其事因以舊傳
墨制及蘇絳所撰墓志銘唐書本傳與韓公昌
黎送行詩倂刻之本末備具可爲無窮之傳以後
序見屬復取僕初到縣謁君祠堂之詩繼之將
俟知者一觀焉紹興二年壬子歲閏四月辛卯
朔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平陽王遠序
無名氏跋曰辛巳除夕假葉鼎卿鈔安愚道人
寫朱刻本校勘正甚多可稱善本

唐賈浪仙長江集十卷　明仿宋本

唐曹州司倉參軍范陽賈島浪仙撰

薛許昌詩集十卷 陸勑先校宋本

唐許昌鎮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薛能太拙撰

文章之興惟深于詩者古所難哉以其不沿行事之迹酌行事之得失疏通物理宣導下情直而婉微而顯一聯一句感悟人心使仁者勸而不仁者懼彰是救過抑又何多可謂擅造化之心目發典籍之英華者也洎詩人失正採詩官廢淫詞嫚唱半成謠諑後世作者雖欲立言存教直以業成無用故留意者鮮有如山僧逸民

終老就翫搜難抉奇時得佳句斯乃正始之音翻爲處士之一藝爾又若才畢不能造語思拙困於象物興詠違于事情諷誦生於喜怒以此校之果無用也其才淺劣尤者體盜人意用爲巳工衒氣揚聲略無愧恥嗚呼風雅道衰若是之甚與許昌薛侯詩人之雄乎觀夫所尚率以治世爲本隨事刺美直在其中放言既奇意在言外謂才俊之偉也躁躪時事聚爲國風謂風流之至也貴農賤霸貧爲心術苟引而伸之豈不能黜邪歸正去煩從簡致君道有緒而民業

用休唐德下衰薛侯其已矣夫世議自伐寡於謙稱胡不云主道之遇乎往往迥韻流入鄭聲如吳娃井洛歌人等詞傳人間未易刪去知言之愛擯覆無由蹤慕之缺白圭之玷也斯言之失君子之薄也操履之迹可不愼與薛君詩千餘篇小得全本咸平癸卯年余移官咸鎬再涖三川歲稔民和公中事簡會同列引滿酬詩因議近代作者合出薛集催將十本五言七言二韵至一百韵凡得四百十八篇爰命通理大常博士王好古太子中允乞伏矩節度推官韋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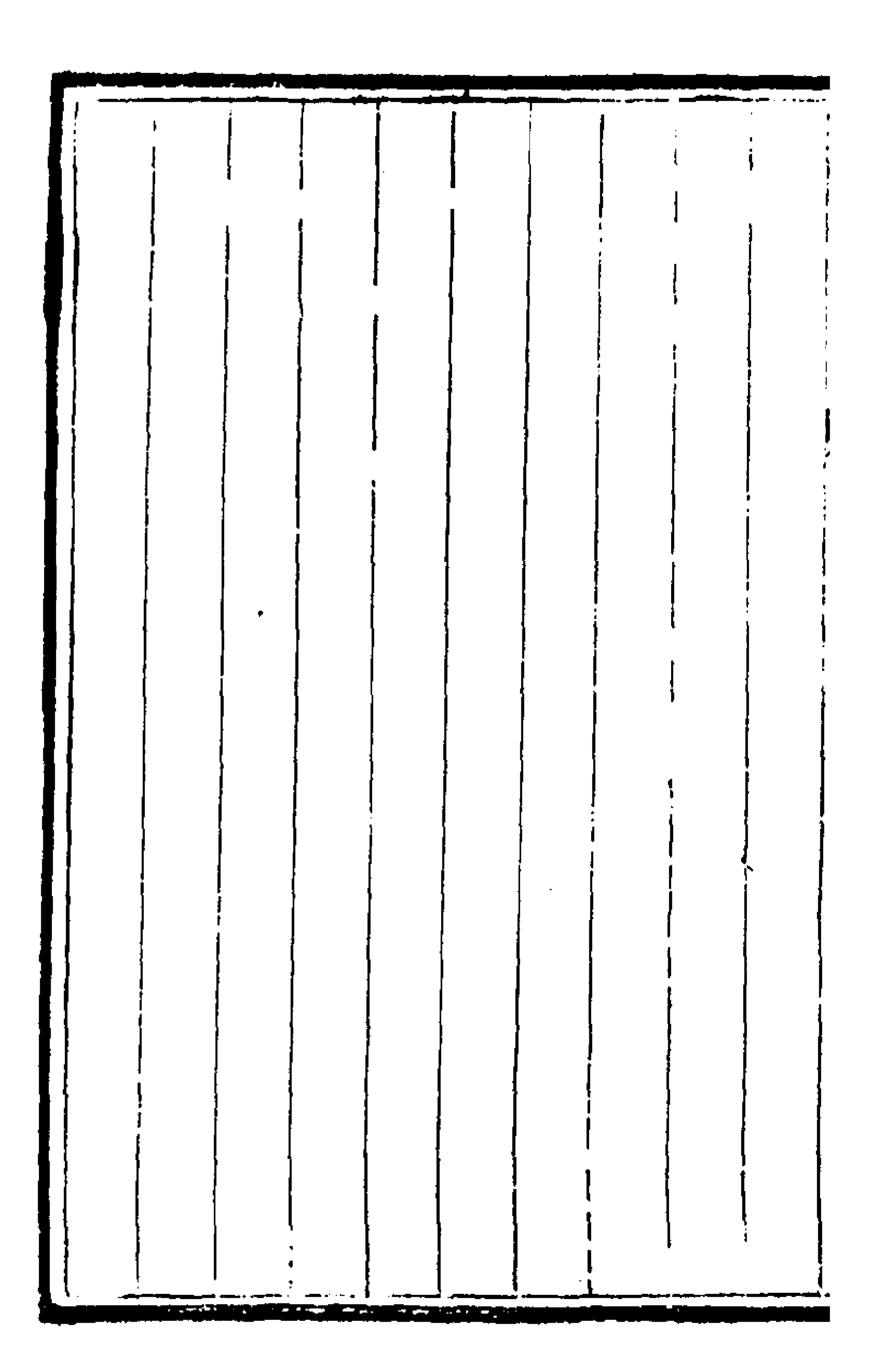
從長參校依舊本例編爲十卷授鷟書者雕印
行用字未盡精篇亦頗略與夫世傳訛本深有
可觀是年乙巳秋八月　日樞密直學士尚書
刑部侍郎知益州兼兵馬鈐轄張詠序
薛太拙以吟咏自負如朝廷有道請春好門館
無私白日間詩春背我亭亭去白髮欺人故故
生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等句皆
膾炙衆口久矣今得其全集觀之則累句亦不
少太拙日賦一詩得之太易乏月煆年煉之功
故精粗各半爾暇日因取其瑕纇之作刪去之

獨取全美者得二百三十章俾兒輩錄之藏翠山書院或者告予去取太嚴予應之曰古詩風賦比興雅頌之作猶經删削何獨於太拙之作而不可掩惡而揚善於太拙亦何負云紹興改元山陰陸榮望跋

無名氏跋曰歲乙未有以毛校抄舊本許昌集求售者爲靜軒弟意所欲讓歸之今秋得汲古刊本乃從靜軒處取而校之并補鈔原序跋凡五紙毛鈔本前後均有毛子九讀書記方印卷一首葉鳳苞二字圓方兩小印又有宋本二字

稍員印但未識當時既有佳本何以不取付刻

也妙道人記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十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四

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　影寫宋刊本

唐隴西李賀撰

杜牧序

黃氏手跋曰余藏唐人集不下百餘種舊刻名鈔都備卽同一集而藏書之家有異亦在所收故種更多也頃書友鄭益偕袖此舊鈔李賀歌

詩編一冊遺余識是馮氏藏本檢所藏尚缺此種急收之馮所藏唐集已有一二種行款圖章卻不相類知抄各有本其藏亦非一人也乙丑夏蕘翁記

又日戊辰夏從經義齋得舊刻本較此多至元丁丑宏治壬戌二序當是明翻元刻也分卷雖同標題序次略異即字句亦間有不同稍暇當參校之讀書敏求記載鮑欽止家本此殆近之

復翁識

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 明刊本

唐李賀撰宋西泉吳正子箋注

杜牧序

盧仝詩集二卷集外詩一卷舊抄本

唐盧仝撰

陸燏跋

重刊絳守居園池記一卷明刊本

唐樊宗師撰濮陽趙仁舉注金華吳師道正誤

補遺

孫冲序曰長慶中樊宗師爲絳州刺史嘗作絳守居園池記其詞句甚隱僻不明自冲在京師

得此文頗與同人商搉卒不能果然詳其意旨
何讀樊宗師文爲皇唐名士不知當時負此文
走人門下有誰與詳解而知之也宗師與韓退
之親且相推善觀退之之文大不如此退之文
集中有答陳商書其意甚病商之所爲文不與
世相上下故喻以齊王好竽商負瑟而干之又
不知退之終使宗師之文如是唐室承齊梁陳
隋餘弊其文章最微弱又變其體使有聲韻耦
對唐享年尤遠繇是鼓而成風其間忽有韓愈
獨與張籍皇甫湜李翺輩更迭文體高出秦漢

亦大爲當時衆口罕擯謂之無用之文韓愈死其道彌光後來有學韓愈氏爲文者往往失其旨則汨沒爲人所鄙笑今則尤甚嘗有人以文投陳堯佐陳得之竟月不能讀郎召之俾篇篇口說然後識其句讀陳以書謝且戲曰子之道半在文半在身以爲其人在則其文行蓋謂既成文而須口說之也是知身死則文隨而沒矣於學古也何有哉咸平六年七月冲奉詔爲絳州通判月餘觀園池記其石甚畢小文字多摧缺因熟讀及遊覽園池考其亭臺池塘渠竇花

木堤原川河井閭墻埇門戶凡爲宗師筆紀處所者雖與舊多徙移然歷歷可見猶覩其文未能過半焚之記有亭曰個漣曰香曰新曰望月曰析有塘曰蒼塘有堤曰風堤有原曰鼇蟓原惟正西曰白濱今無遺址又疑其指水涯爲亭名也冲登城西與北引望所謂黃原抉天汾水鉤帶者在其記又得一二其亭爲今之所存者惟香亭與望月焉按其去處又非舊也其餘皆非當時所名者也得非遭粱周間鎭是郡者或因循改易也蒼塘堙沒矣風堤鼇蟓原雖問老

吏故氓是非難校今之亭有東南者曰四望居

高臺臨鄽市可四望也依斛律光廟之東曰望

京據北曰香香之西北曰會賓前垂岸之下連

栢陰曰水簾池之中曰水心跨曷橋歷虎豹門

而西曰曲水既北少西夾池曰望月又北限篠

竹溝水曰禮賢且西密梨園曰感恩亭對遶引

曰射圃可以習射也前畦蔬夏花新竹三四本

後壓隄屆律西北來竇水上走別一亭曰姑射

西北正與姑射山相對最居北城上西連廢門

臺樓東北可周覽人家依崖壑列屋高下水竹

葩花老棗翳桑陰密鬱遂磴響激流引溉蔬圃環折縈帶尤可登望今題二亭曰浩氣菡萏皆北嚮浩氣迺仁豐居後當公退時可逍遙養浩然之氣也菡萏蔭虎豹門其下皆芙蕖菡萏也今之亭既異於樊文且多焉其餘渠竇引決花木蔭滋歲久且古與記舛訛不可驗矣記之易解者在其文曰西南有門曰虎豹其門猶在左畫虎鼓怒抉力呀而人立所謂萬力千氣譹伏地毰火雷風黑山石胡人鬅黃帕纍珠丹碧錦襖身刀鞺韡檛縚悉如記白豹玄斑焉皆非故

物也亦後來好事者圖之又曰考其亭臺沼池之踏蓋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尙往往指可創起處如此不可數處俾人再三讀之可曉其理如曰水本于正平軌正平帶郭縣也隋開皇十三年內軍將軍梁軌爲臨汾令臨汾郎正平也十八年改正平焉軌字世謩材令也患州民井滷生物瘠瘦因鑿山原自北三十里引古水圖經云鼓堆水地缺絕經濠坎則續之以槽穿城墉入衙注也別分走街衢于陌汩汩然鳴激溝渠又溉灌畦町訖入於汾河其文多如此

類故欲使人昏迷往往莫辨其理頃縣前有粲軼遺記熟見其蹟則知水本於正平軌由此而發語也餘無遺據則皆莫能知嗚戲文者道之車輿也欲道之不泥在文之中正秦世以前指而不淆炎漢之間爛而不雜逮魏與晉稍稍伎害自茲而下厥而折吞隋唐以來擘為二途既不相近頗甚攻毀夫聖人文章若八卦彖繇爻象之體雖不膚淺然聖人之文終能傳解孔子繫辭則皎然流暢其詩書禮樂之文披之皆可無意是聖人於文章本在達意垂法而已不必

須奇怪而難入也由經書外子史百家之言周
可通導獨楊雄太玄準易而爲之當時之人或
不肯一覽故文章在乎正而不雜但如兩漢風
骨則仲尼周公復出固無所嫌也太子中舍耿
君說知是州將一年常念圖池記既歷年歲惜
其文字缺落因磨石別刋之以傳其文中舍世
爲儒家故弟起居郎直昭文館望博古有文章
燮急救民病竭力吏道因滯外使遭運數道
咸平六年四月死王事於河北是以中舍常喜
人有名於世故拂拭樊刺史所爲記俾不墜沒

亦大好事者也冲略而序之冀後來者知文之指歸冲通治晉州時嘗與晉守何公亮書論樊宗師所爲文章何以書答冲剖析尤見爲文之深信其二書今亦刊之記後景德元年九月五

日序

樊子諫議樊紹述墓誌紹述有所著書總六十卷雜文總三百十一篇詩七百十九首今皆亡矣近世謂紹述文之存者僅一卷亦未之見也惟絳守居園池記獨傳艱深險怪殆不可讀豈紹述之文盡若是而此篇以拔乎萃而能久邪以

獨奇而爲志怪者所實友得久邪往年余得是文而讀之强爲之句而多所未解及觀吳君正傳補正趙氏注釋始得究其名義然徐而誦之意若猶有異者因畫句之而疏其說於右方將復正於吳君焉愚嘗謂六籍之下盡文章之妙正無過於孟子奇無過於莊周周雖外於聖人而其學則自有所本汪洋自恣之辭皆出於是豈徒尚奇僻而已哉紹述之辭深矣探其本或未也雖然亦豈易至哉其間有精到之語皆蕩滌塵滓採掇菁華可但以險怪目之乎文章之

注圖不在是但取其怪以資笑談亦過矣延祐

庚申四月十日金華許謙書

泰定丁卯予在宣城得趙氏注圖記刊本大德中知婺州日翰林徐公琰閻公復所爲序引者讀之與向所見抄本多異凡予所補正者往往削改而猶恨其有未盡也因以其本復加刊定篇中諸亭名元注未之考向略考見其端而許君按據文勢辨正條理悉以圈抹著之皆與今改注合竊伏精鑑俾存而弗削焉吁自予始校此文逮今二十年參之見聞屢經竄易討今

尙未得爲定稿也區區窮猶若是況乎聖經賢傳之奧而欲以一見了之不亦舛乎併書以自儆至順三年歲次壬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吳師道識

辭尙質質則氣完輕重高下疾徐之節安則喜怒哀樂愛惡之情展夫惟知道之士含和而吐華辭盛致腴不煩繩削而正奇可師也故唐虞君臣之言渾渾如也夏商周之言皎如也秦漢之言振振如也雖粹駁清厚之氣人有不同因其才之所至皆足以自名一家本乎質故也漢

中葉以降辭益落寖始潘爲浮輕側纖拘爲俚俗矯爲陗𧂭辭人人殊去古日遠氣卑則言不振質不足故也唐繼古制世平而聲和在貞觀永徽時則岑文本魏徵虞世南褚遂良滁其源在垂拱開元時則陳子昂張說九齡蕭穎士李華導其流在大曆與元時則獨孤及梁肅權德興揚其波辭稍振矣然去秦漢人所劣猶遠蓋其力僅僅及是犇趨赴則僅至貞元元和時韓愈氏作大放厥辭力復于古雖正奇迭用而一本乎質用能奄有秦漢追商周而睨之辭乎復

此其始也時有河東柳宗元辭始今古犬牙厠
陳張梁權間消左官牢愁思益專辭益振破觚
斲雕窈眇回㵗傑然與韓辭相上下唐世言文
章者稱韓柳焉于時隴西李翺慕愈而効之振
策而驅之然不敢異之也故史稱翺爲文尚氣
質卒得與韓同謚贊皇李德裕作文論亦言文
主氣質辭雖未至識則精詣不羣南陽樊宗師
與韓柳氏亦同時又相好也覩二氏之逸駕絕
足瞠乎若恐後之將掉鞅爭先則力之不能及
欲頫仰襲沿則耻爲之下於是瘁心竭液恢詭

險僻務奇以掩之此誠不可陵出其右而祗喪厥質氣不完者其辭弊固其所也宗師之辭黟矣惟絳守居園池記獨傳怪之尤者然其形隱名物足以辨方考志淸言雅趣足以摹寫光景好古博雅之士存之而不廢也其辭義句讀不可易知自宋以來作訓故者數家往往探討疲而乖外眾金華吳君正傳始取趙氏註補其闕而正其訛白雲先生高陽許君益之又從而審辨之餘是文義明而句讀別夫二君之於學窮六籍之菁華明百氏之邪正時其整暇而游豫

屬之豈大章咸池桑林之舞既高張宮庭飫聞而慨繹之而爽侏之音巴渝之曲亦克備下陳者與且樊氏之失二君既掊而明之其間可採摭如鄉予所云者亦不忍遽弃也古也有志君子之取善也傳以周予於二君見之矣東陽張樞云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 舊抄本

唐沈亞之下賢撰

無名氏序曰文章盛衰與世升降唐之文風大振于貞元元和之間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

當時學者涵濡游泳擷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出流俗自成一家之語則吳興之文是已公諱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登進士第歷辟藩府嘗游韓愈門李賀許其工為情語有窈窕之思其後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則當時稱聲甚盛而存于今者既不盡見世之所有復舛錯訛謬脫文漏句十有二三頃得善本再加校覈皆得其正恐其藏于篋笥不得與好學之士共其玩繹因欲命工刻鏤以廣其傳惜乎志有待而未能也元

祐丙寅十月一日題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 舊抄本 葉石君舊藏

唐沈亞之撰

無名氏跋 元祐丙寅

葉氏手跋曰崇禎戊寅從閶門坊中得沈亞之集舊人鈔本才取歸爲從兄林宗借去經載相索以本見償其原本則乾沒矣近來林宗物故書籍星散宋元刻本盡廢於狂童敗婦之手所謂舊抄者已不可知矣此書幸歸於我庶延幾年之存閑窗整理書籍復爲裝治老友馮定遠

嘗謂予曰唐至元和文章大盛韓柳元白之外劉夢得沈亞之皇甫持正李習之李元賓皆表表者予亦以爲然其中惟元賓集未暇鈔録餘皆有善本後人勿或輕棄較林宗之後斯大望也然予生平不欺其心自信不若林宗其書籍必不若林宗死後之慘爲子孫者當愼守之以副弓治之志焉旹康熙戊申歲洞庭葉萬字石君識

李文饒文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明刊藍印本

唐李德裕撰

鄭亞序

闕名後序曰唐有天下幾三百年賢相名儒接武而出固未易歷數也然考其功烈文章光明偉大卓然足以垂不腐者蓋亦無幾自房杜姚宋之後相之有聲者衞公李文饒而王楊燕許之後儒之可宗者文公韓退之而已故世之論衞公者必以功烈言而鮮及於文章論文公者必以文章稱而或略於功烈殊不知衞公之文章常出乎功烈之外而文公之功烈不在乎文章之下借令衞公當文公時則必以文章顯矣

文公得衛公位則必以功烈著矣觀幽州紀聖功碑與異域歸忠傳序會昌功烈非衛公孰能形容之文公論淮蔡之敗可立而待折王庭湊之兇焰而奪之氣胸中所蘊固不止於文章也夫道之在天下操之則爲心盡之則爲性持之則爲志養之則爲氣存之則爲神是道也見之設施則爲功烈寓之言語則爲文章易地皆然豈有彼此之異哉元和十五年文公嘗爲袁州刺史大和八年衛公亦嘗爲袁之長史文公之去袁也崇廟貌以祀之刻豐碑以記之其文集之

行於世者又鋟木於郡庠至於衛公則不然祠堂數椽地石刻數尺許蕭然岑蔚之上佛屋之側文之流傳者僅有十五賦其全集則未之見豈世之知衛公者一於功烈鮮及於文章歟紹興已卯冬建安邵公來守是邦下車之初首訪韓李遺集而衛公文集獨未有表而出之下缺

李文饒文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 明刊本

唐李德裕撰

鄭亞序

後序闕名

葉氏手跋曰戊子年夏假得太原張孟恭所藏
蘇州文衡山宋本校洞庭葉石君記

李文饒文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 舊抄本

唐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贊皇縣開國伯李德裕撰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 嘉靖壬子董氏覆宋本葉石君録錢杲校宋

唐元稹撰

建安劉麟應禮序曰新唐書藝文志載其當時
君臣所撰著文集篇目甚多太宗集四十卷至
武后垂拱集百卷今皆弗傳其餘名公鉅人之

文所傳譜十一二爾如梁苑文類會昌一品鳳池藁草笠澤叢書經緯穴餘遺榮霧居見於集錄所稱道者毋慮數百家今之所見者僅十數家而已以是知唐人之文亡逸者多矣嗚呼樵夫牧叟詭異怪誕之說鬼神幻惑不根之言時時萃爲一書以詒好事者觀覽至於士君子道德仁義之文經國濟時之論乃或沉沒無聞豈不惜哉元微之有盛名於元和長慶間觀其所論奏莫不切當時務詔誥歌詞自成一家非大手筆曷臻是哉其文雖盛傳一時厥後浸亦不

顯唯嗜書者時時傳錄不亦甚可惜乎僕之先子尤愛其文嘗手自抄寫曉夕玩味稱歎不已蓋惜其文之工而傳之不久且遠也迺者因閱手澤悲不自勝謹募工刊行庶幾元氏之文因先子復傳於世斯文舊亡其序第冠以新唐書微之本傳則微之之於文其所造之淺深可槩見矣宣和甲辰仲夏晦日序

楊氏手跋曰右元微之集六十卷微之以長慶癸卯鎮越大和己酉名遲坐嘯是邦閱六寒暑今種山之裔不數十百尋豈亦有甘棠存其間

乎橫空傑閣蓋一城偉觀扁表所書則其州宅之卒章也微之以文章鼓行當時謂之元和體在越則有詩人入幕府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所謂蘭亭絕唱陳迹猶可想唐志著錄有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傳于今者惟閩蜀刻本爲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其文蓋已雜之六十卷中矣微之嘗裒其詩爲十體曰旨意可觀詞近古往者爲古諷流在樂府者爲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爲古體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爲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

穩切者爲律詩以七言五言爲兩體稍存寄興
與諷爲流及爲律諷撫存感往者取潘子悼亡
爲題並眉約鬢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恠豔者爲
豔詩今古兩體其自敘如此今之所編類又律
呂舛交錯矣舊規之不能存也元白才名相埒
樂天守吳財茲餘吳郡屢刊其文微之留郡許
久其書獨闕可乎予來踵後塵蓋相去三百三
十餘年矣乃求而刻之略能讎正脫誤之一二
不暇復爲公次也書成寘之蓬萊閣乾道四年
歲在戊子二月二十四日觀文殿學士左通奉

大夫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鄱陽郡公洪

适景伯書

宏治元年從對門陸進士士脩借予命筆生徐宗器摸錄原本未畢士脩赴都來別索之甚促所餘十另幾于不成幸竟留之遂此深願九月二十五日始克裝就藏于鴈蕩村舍之臥讀齋中永為珍玩且近又借得白氏集亦方在錄可謂聯珠並秀合璧同輝楊循吉君謙父

錢氏手跋曰微之集舊得楊君謙鈔本行間多空字後得宋刻本張子昭所藏始知楊氏抄本

空字皆宋本歲久漫滅處君謙求其舊而不敢益也嘉靖壬子東吳董氏用宋本翻雕行款如一獨于空闕字樣皆妄意揣摩塡補如首行思歸樂原空兩字妄增云我作思歸樂文義違背殊不可通此本流傳日廣後人雖患其譌而無從是正良可慨也亂後余在燕都于南城廢殿得元集殘本而所闕誤一一完好暇日援筆改正豁然如翳之去目霍然如疥之失體微之集殘闕四百餘年一旦復完寶玉大弓其猶有歸魯之徵乎戊子五月東吳蒙叟識

葉氏手跋曰元氏長慶集一百卷世傳止六十卷係宋洪景伯刊本其間脫落差謬頗廣虞山太史得宋刻本校正因借謄讀已亥夏五洞庭葉石君識

姚少監文集五卷 舊抄本 黃蕘圃舊藏

唐祕書監杭州刺史姚合撰

黃氏手跋曰此姚少監詩集五卷殘宋本亦出郡城陸西屏家向爲翰林國史院官書余所得殘宋本二劉文集板刻正與此同西屏家物也此後出周香嚴歸之因借而命門僕影抄俾與

二劉並藏焉甲子小春月蔫壽日裝成并記黃
丕烈

溫庭筠詩集五卷 明抄本 毛豹孫舊藏

唐溫飛卿撰

丁卯集二卷 影寫宋刊本

唐郢州刺史許渾撰

案吳門黃孝廉百宋一廛賦有南宋臨安府睦
親坊陳宅刊本丁卯集二卷每半頁十行每行
十八字此本行款字數皆同當從宋本影寫

周賀詩集一卷 影寫宋刊本

唐周賀撰

葉林宗手跋曰紀事云周賀東雒人少從浮圖法明清塞也遇姚合而近易名藝文志云詩一卷然未見傳本顧茂倫唐詩英華選賀詩七首有贈厲玄侍御一首此集又不載未知茂倫從何錄也此本亦藏茂倫家末後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細字一行確是宋板余遂借歸手抄於松風書屋

碧雲集三卷 寫影宋刊本

唐登仕郎守新淦縣令知鎮事賜緋魚袋李中

撰　目後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
鋪印一行

孟賓于序

李文山詩集三卷　明刊本

唐李羣玉撰

進詩表

延英口宣勑旨

大學士僕射令狐綯薦狀

制詞

中書侍郎兼戸部尚書平章事臣令狐綯宣奉

司勳郎中知制誥臣鄭處約行

唐劉蛻集六卷 明抄本

唐劉蛻撰

熊文舉序

吳馡序 天啟甲子

孫可之文集十卷 明正德刊本

唐孫樵撰

自序

王鏊序 正德丁丑

王諤跋 正德丁丑

唐皮日休文藪十卷　明正德刊本

唐皮日休撰

自序　咸通丙戌

柳開序曰讀皮子文其目曰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其事物萃集之也古國之大各有藪焉魯大野晉大陸秦陽陓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燕昭余祁鄭圃田周焦護并爲藪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分里之不同各名以異之焉然一天地矣予謂皮子之名藪也疑爲以其文之衆

作之藪也又疑爲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以其文類不同各爲藪也是文之類雖不同而曰藪亦若魯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之藪雖異而抱一天地也都以文而統之是曰文藪也疑而愛之觀其首又無所序說遂盡而讀之見其藪之爲意也雚山爲賦之藪首陽爲碑之藪隋鼎爲銘之藪易商君傳爲讚之藪周昌相趙爲論之藪陵母爲頌之藪心爲箴之藪移成均兩士爲書之藪三蓋爲詩之藪藪之于文不可盡舉若九訊十原決疑雜著之類也約其名幾尤者例而取之

也謂賦題名也下大野之下國之數焉霍山之下文之

數也孰謂皮子文數之義不日是乎將不日是

即不在此而在於彼也傳者得以取義焉

黃表題後　正德庚辰

文標集三卷　舊抄本

唐盧肇撰

子發譔肇姓盧氏宜春人子發字也唐武宗會

昌二年以詞賦魁天下仕至集賢院學士歙州

刺史歿後三百年郡人許表集其遺文僅百篇

目曰文標集傳筆日久序存而集亡文粹所載

海潮賦漢隄詩淅興寺碑銘上王僕射書四篇
而已其餘加通歷賦汪大紀賦志在藝文首學
者亦罕見之自建中靖康辛巳迄紹興庚辰又
八十年矣會建安邵公來守是邦崇鄉化以厚
風俗詔宗說蒐綴闕文予職也既授以雲臺編
廣其傳又俾求予發遺書得古律詩二十六篇
于劉松宜陽集得閱城碑雲山記于古廟款岩
中得劍贊于清江王虛觀合賦序圖狀四十有
二篇分爲上中下三卷名從其初序取其舊附
以成應元舉榜祖擇之梅聖俞諸公處石題詠

鏤木于郡庠以貽永久又論其出處之大槩而尾諸集焉予發少負篤志好學器識宏邁而濟之以瑰奇拔出之材故其爲文馳騁上下偉麗可觀自長慶以來雖善鳴者罕有其比當時蓬宮宿儒皆推重之然最爲相國李衛公所知當衛公而主盟柄炙手可熱于發廷試第一稍自求顯何爵不躋而乃韜晦州縣屢從外辟未嘗奔走于形勢之途迨咸通初通籍金閨出任牧守歙賦進狀結知九重雖其遇于命者不至于大用然比于阿附而得富貴至于失勢頓挫一

跌而不振者蓋有間矣則予發雖久竟亦何限

哉今邵之有修仁鄉有盧狀元書堂遺址存焉

而東湖之石氣勢淩厲見者懍然有罔肯從鑿

之志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邦學者不志

于古人則已儻有志焉舍予發其誰與歸宋紹

興庚辰袁州教授南城童宗說序